

古典詩詞藝術探幽 188



二三

古典诗词艺术探幽

艾治平 著

封面画 陈洞庭
封面题字 周昭怡

湖南人民出



——《古典诗词艺术探幽》（上、下册）

主编：艾治平 责任编辑：陈仿舞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8,000 印张：12.125 印数：1—37,300

统一书号：10109·1444 定价：1.20元

序

秦牧

“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人们习惯并提的中国历史上四个朝代的文学代表作之中，韵文就占了三种。广义地说，诗、词、曲，都是诗歌。中国的诗歌艺术，传统是非常深厚的。可以说，从先秦时代到近代，数千年间，古典诗歌的巨流，一直都是气雄磅礴地奔腾着，不管是晦冥风雨，或者是丽日晴天，它都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尽管在某些时代，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也曾雄踞一席或者应时崛起了，但那也并不影响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我曾经尝试作过这样的比喻：“诗歌一支，小说一支，散文一支，象三条大河，并排浩浩荡荡地奔流……稍后，剧作又脱颖而出。就象有四大江河流贯在中国大地上一样。这四道文学河流，也闪闪发光地流贯在中国文学史上。”而这“四道文学河流”之中，应该说：诗歌是最源远流长的。并且，由于它的短小精悍，便于传播，它的光芒，更是一直照到世界许多角落。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许多精彩之作，在它们问世的时候，就已经不胫而走，或结为谱曲弹唱，流传于舞榭歌台，或给人辗转背诵，低吟于井台酒肆。当年它们就已经影响及于千

家万户，邻国外域；后来，有的还演变成为谚语格言，活在人民的口头上；或者跨越重洋，使欧洲、美洲的读者也为之倾倒。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卓然雄踞一席。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新诗创作，虽然也获得了相当成就，但是，正视现实的人都会看到：直至今天，新诗的读者范围以及受人喜爱的程度，仍然比不上古典诗歌中的那些精彩之作。人们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各个角度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例如：古典诗歌是经过长期的发展的，而新诗的历史还比较短浅，还没有完全跨过摸索前进的阶段；或者，古典诗歌中那些脍炙人口之作，是从多少年代，多少诗篇中汰选而来，沙里淘金，自然比较精粹了。新诗的状况就不是这样。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注意到，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有它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地方，都有它的艺术规律，对这些规律掌握不够，或者漫不经心，就总要招致各种程度的失败或者挫折。同时，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有它对传统必须批判继承的地方，对这方面注意不足，也总要招致各种程度的失败或者挫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研究古典诗词的艺术规律，对于新诗的承先启后，创造发展，恐怕是大有裨益的吧。

由于艺术的基本规律是相通的，对于在历史上达到这样光辉成就的古典诗词，研究它们的表现手段，阐明其中的艺术规律，对于一般的文学工作者，不管他们从事哪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都好，应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扩而大之，对于其他艺术领域，例如说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的艺术工作者，大概也会颇有好处。如果说，我们文学工作者从画

论中常常受到启迪，那么，其他领域的艺术工作者，从文谈、诗话中总也往往可以摄取到一些营养的吧！

就是不谈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事，单从欣赏的角度来看，这类探索古典诗词艺术成就奥秘的书籍，也自有它的价值。这些年来，唐诗宋词之类的选本刊印了不少，发行量大抵都很庞大。对于广大的古典诗词爱好者来说，论述它们艺术成就的著作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提高欣赏水平。因为对理解了的事物，往往感受上也就更加深刻。

《古典诗词艺术探幽》的作者艾治平同志，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写成本书。我觉得他的劳动是值得称许的，因为这类读物将可以满足相当广大的读者的需求。

艾治平和我共过事，因此我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他现在是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三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古典文学，以后虽然也从事过报馆编辑、现代文学教学一类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古典诗词的研究、欣赏和创作，穷年累月，长期沉浸其间。因此他在这方面是颇有功力的。

在我和艾治平同事的时候，我感到他是个比较沉默内向，甚至有点心情抑郁的人。以后，我才知道，由于家庭出身一类的问题，他曾经走过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为了一些自己原不需负什么责任的事情，受到许多的打击和磨难。这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但是坎坷有时也有好处，它考验了人，锻炼了人。不是有一句古语这样说吗：“多难兴邦。”“多难”，有时也可以“立人”。自然，多难不一定兴邦，不一定立人，它有时也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使

一个人死掉。这是常识，毋须举例。我们年青的共和国曾经被那股“左”得离奇怪诞的势力拖进一个苦难的境域，面临一个更加黑暗的深渊，而且已有大批善良的人在那个不幸的年代里被折磨死去了。但是，在苦难中幸而不死，受考验、受锻炼坚强挺立起来的人也多的是，我觉得艾治平就是其中的一个。读他这部《古典诗词艺术探幽》的原稿，我较深地理解到他对生活的执着和治学的辛勤，不是孜孜矻矻，广泛涉猎，殚精竭虑，体察幽微，这样的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古典诗词，尽管有不少是悲生忧死，叹老嗟卑，或者讴歌儂薄，夸耀奢华的庸俗之作，但是那些脱颖而出，不落窠臼的精品，却总是具有若干人民性，多少揭示了社会的真实和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有的，虽然不属于这一类，但是在状物写景，直抒胸臆的时候，或者历历如绘，生动非常，或者丝丝入扣，撼人肺腑。文学讲究形象，讲究抒情，讲究语言的精炼，讲究表现的手法……而诗歌在这一切方面的要求尤其达到高峰。诗歌简直是文学中的文学，语言艺术中的艺术，它要求把那一切文学要素都浓缩结晶起来。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寥寥数语就把人带进一个宏观世界或者一个微观世界，寥寥数语就产生一种石破天惊或者余音袅袅的效果。那些佳作，蕴藏了艺术上多少深刻的道理呵！研究一家之作，研究一个时代的作品，自然都可以接触到这些道理，但是如果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那么接触到的艺术上的各种道理就更多了。我以为本书的作者正是作了这样的尝试和努力的。本书中，他引作例子的，几乎包罗了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从屈原到龚自珍的一系列诗人的一些名篇，而且还列举

了一些民间的无名诗人的杰作，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和敦煌曲子词之类就是。引述了部分句子，而原诗又不是太长的，还在每章的最后附录全诗以存其真。这样，就很方便一般读者欣赏了。它所分析到的各方面的艺术道理，大抵是相当贴切的。例如对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类千古传诵的名句的分析，我以为都是颇为精辟的。

在分析历代诗篇所包含的艺术手法的时候，作者除了抒写自己的见解外，又引用了中国许多文论、诗话的语言，不但采用了《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一类人们所熟知的文集中的；也还选用了一般读者所不大接触的，更穿插了历代好些作家、画家论艺的若干精采的片言只语，这样，就起了把艺术上的道理反复分析和互相印证的作用，也使文章显得丰腴了。

因为本书所要进行的工作是“艺术探幽”，所以它在引述诗作的时候，并不受各个历史朝代的局限，相隔千年的诗篇也可以放在一起论述和比较，以阐释某一种艺术法则历久常新的道理。同时，它又不断穿插文学史上的一些逸谈掌故。我以为，这对于使得本书写得比较生动活泼，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本来，评价历史上各家诗作的长短、某些文论诗话观点的得失，并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是既然要探讨许多艺术上的道理，有时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作者在一些必要场合，也适当地这样做了。我以为这是恰当的。不管是

怎样的名家，都间有质量平常的作品和粗疏失误的笔墨，在引叙一些瑕瑜互见，但又瑕不掩瑜的作品的时候，适当指出它的好处和缺陷，正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以为，这样的书，是很值得出版和介绍给古典诗词的喜爱者的。倒不是因为它如何如何完美，世间不少事物，“十全十美”，只是理想而已。“九全九美”就很不错，“八全八美”、“七全七美”，也自有其客观价值。凡事过于求全责备，不是流于苛刻，就是失之天真。每一种学问，不深入研究下去则已，一深入研究下去，都是非常博大深邃的。一只动物是这样，一片金属是这样，一粒原子也是这样。艺术表现本领，不待说，同样是一种非常博大深邃的学问。本书对于古典诗词所包含的各种美学道理，是不是探索得完全详尽呢？我以为这样提问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要接触到一些基本的东西，就很不错了。至于对某些诗篇的解释，我以为也未必句句都无懈可击。“诗无达诂”——诗歌往往没有完全确切的解释。古代的人们早就发现这方面的道理了。诗歌，由于要以精炼的语言表达深广的内容，常常有一些句子留下了让人们驰骋想象和回甘寻味的余地。在这些地方就不是那么一览无余，几句话就可以把它说得淋漓尽致和瞭如指掌了。更何况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典故运用和双关词语，又进一步增加了解释的复杂性。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不想向本书作者提出什么过份要求的。

我要对本书作者提出一点意见的，是艺术美和思想美的关系，这部稿子可能谈的份量还轻了一些。再说，从书的目录看来，它的系统性也稍嫌不足。还有，书中部分阐释古典

诗词所用的句子，成语多了一点，新鲜活泼的语言少了一些，这就影响到它的清晰生动的程度。古典诗词采用的大都是浓缩精炼的词语，如果解释它的文字不是十分新鲜活泼，就好象浓缩的香膏兑水的份量不足一样，兑开后水的颜色就不是十分明净鲜亮了。虽然，这个缺点只是在书中的一小部分地方出现，但我想，提出来供作者参考一下，可能是有好处的。

不过，总的来说，艾治平同志的这本《古典诗词艺术探幽》，我以为是颇有价值的。它将帮助古典诗词的广大爱好者，一步步提高欣赏的水平，而对于文学习作者来说，又可以帮助大家初步掌握一些艺术理论，从而提高描绘事物的手段。在过去悠长的历史年代里面，由于“左”的理论的作祟，怕谈技巧、讳言技巧曾经形成风气，以至论述艺术表现方法——这一门博大深邃的学问的著作寥寥无几。近几年情形大大好转了，但是这一类书籍的出版仍然供不应求。象《古典诗词艺术探幽》这样的书籍，我想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它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翻阅过原稿的读者，特写下这几千字，老老实实抒写我的感想，如果本书的作者觉得还可以的话，那就算作我应约写成的一篇序言吧。

1981年1月于广州

目 录

读诗与解诗	(1)
诗中觅真意	(7)
“无理而妙”	(13)
境界·高格	(19)
美酒佳酿，谁知其味？	(25)
关于诗味	(31)
此情深处，红笺无色	(36)
叶叶心心有余情	(41)
笑，透视心灵的镜子	(45)
万斛深情寄梦游	(51)
“春来发几枝？”	(57)
酒旗的启示	(62)
晨钟·暮钟·半夜钟	(66)
爱情，怎样表达？	(72)
“欲造平淡难”	(77)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82)
意脉不露	(86)
“象吃橄榄的回甘味儿”	(90)
寓庄于谐	(95)
诗中议论	(100)
诗词的结构：章法	(105)
诗的句法、字法	(114)
一个字，一粒珍珠	(120)
“为人性僻耽佳句”	(127)
行文无序赏花开	(134)
曲径通幽	(140)
“凤头”，诱人的开端	(145)
“豹尾”与临去秋波	(152)
关于改诗	(158)
诗·画·情	(168)
诗的连环画	(174)
色彩的魅力	(179)
诗的氛围和色调	(185)
欲擒故纵	(189)
烘云托月	(194)
想象——设想	(199)
想象——浮想联翩	(206)
寓情于景	(212)
景生情，情异景	(217)

状难写之景	(222)
静与动	(226)
虚与实	(232)
形与神	(238)
虚处藏神	(245)
神余言外	(250)
画工·化工	(255)
山高月小	(261)
小中见大	(265)
缩龙成寸	(269)
兔胫·鹤胫·咫尺万里	(274)
蜻蜓·莲叶	(279)
细节，散碎的珍珠	(283)
数字与诗	(289)
偶合与模仿	(295)
青出于蓝	(305)
诗中人物	(311)
肖像与剪影	(315)
人物的心声	(319)
对比的艺术	(324)
叠字·叠句·排比	(329)
敷陈其事，须带情韵	(336)
比喻，瑰丽的花朵	(341)
明喻·隐喻·博喻	(348)

兴的三种手法.....	(353)
诗的反衬.....	(358)
关于用典.....	(365)
跋.....	(373)

读诗与解诗

读书有没有方法？读古典诗词有没有方法？这大概和古人关于写文章的说法相近：“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至少前人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可以参考借鉴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又说：“大概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反读，久之自悟。”明代著名诗人兼诗评家谢榛说：“学李、杜者，勿执于句字之间；当率意熟读，久而得之。此提魂摄魄之法也。”杜甫主张：“读书破万卷”，不仅读得多，还要读熟、读懂。白居易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所以不妨说，熟读精思，于古于今，都不失为学习之一法。

但是，熟读精思的目的，都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它，应用它。诗歌创作，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表现方法。因此，应根据诗的特殊规律、结构特点、表现方法来理解诗。对于杜牧的《赤壁》，就曾有过“村学究”的解释，在诗苑里，人们引为笑谈。先看这首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二〇八)。当时曹操攻占荆州后，想乘胜东下，进攻吴国。吴将周瑜联合刘备趁着东南风烧了曹操的兵船，大破曹军。杜牧可能到过这个古战场，便写了这首怀古诗。说：在沉沙中发现了折断的戟，磨洗之后，认出是前朝使用过的武器。“铁未销”，但人事有了很大变化。接着引出下面的议论，说如果东风不给周瑜方便，战争失败，吴国灭亡，大小二乔（吴主孙策娶乔公的大女儿大乔；周瑜娶其小女儿小乔），就要被曹操夺取，置于铜雀台中了。诗人心有所感，借以抒怀。这本是通常的怀古感慨。象赤壁之战这样的大事，并不好写，诗人“因小见大”，在二十八个字中，说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而且暗寓有自己胸怀大志，却不被重用的意思。诗通过具体人物，反映出一段史实，倾吐出国家兴亡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喟。这是一首好诗。可是，许彦周怎样说呢？他认为：“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彦周诗话》）后来，为杜牧诗作注的冯集梧加以反驳说：“诗不当如此论，此直村学究读史见识，岂足与语诗人言近旨远之故乎！”（《樊川诗集注》）另一位反驳者何文焕说：“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历代诗话考索》）许彦周由于不懂得诗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和诗所独具的借事托意，言近旨远的表现方法，所以未能读懂这首诗，把诗解错了。

杜牧的另一首七绝《江南春》，也引起过类似的误解。诗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你看：千里莺啼，红绿相映；水村山郭，酒旗处处，细雨濛濛，烟霏云敛，……单从景色看，也表达出春雨、春山、春花、春莺等等景色的美丽。可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升庵诗话》的作者杨慎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何文焕反驳说：“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正是，题目写得明明白白，曰《江南春》，即非专指江南某地方，而江南春色如此，更非夸张——何况诗是允许夸张的呢。

在诗词里面，为了使主题表达得更深刻，诗人常有借用前人诗句以代己意的。如姜夔《扬州慢》下阙：“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杜牧曾经在扬州住过，他写下不少歌咏扬州的名篇。在词里姜夔大量借用杜牧的诗意图，如“纵豆蔻词工”三句，是借杜牧《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